

三通叢書

冰心女士著

冰心散文

三通書局印行

冰心散文

目次

去國

.....一

姑娘

.....二六

悟

.....三八

六一姊

.....七六

485263

目次

冰心散文

去國

英士獨自一人凭在船頭欄干上，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一輪明月，照着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一片晶瑩朗澈，船不住的往前走着，船頭的浪花，濺捲如雪。艙面上還有許多的旅客，三三兩兩的坐立談話，或是唱歌。

他心中都被快樂和希望充滿了，回想八年以前，十七歲的時候，父親朱衡從美國來了一封信，叫他跟自己的一位朋友，來美國預備學習土木工程，他喜歡得什麼似的。他年紀小，志氣極大，當下也沒有一點的猶豫留戀，便辭了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乘風破浪的去到新大陸。



那時還是宣統三年九月，他正走到太平洋的中央，便聽得國內已經起了革命。朱衡本是革命黨中的重要份子，得了黨中的命令，便立刻回到中國。英士繞了半個地球，也沒有拜見他的父親，只由他父親的朋友，替他安頓清楚，他便獨自在美國留學了七年。

年限滿了，課程也完畢了，他的才幹和思想，本來是很超絕的，他自己又肯用功，因此畢業的成績，是全班的第一，師友們都是十分誇羨，他自己也喜歡的了不得。畢業後不及兩個禮拜，便趕緊收拾了，回到祖國。

這時他在船上回頭看了一眼，便坐下，背靠在欄干上，口裏微微的唱着國歌。心想：「中國已經改成民國了，雖然共和的程度還是幼稚，但是從報紙上看見說袁世凱想做皇帝，失敗了一次，宣統復辟，又失敗了一次，可見民氣是

冰 心 散 文

很有希望的。以我這樣的少年，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爲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親愛的父母姊妹！親愛的祖國！我英士離着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

想到這裏，不禁微笑着站了起來，在艙面上走來走去，腦中生出了無數的幻像，頭一件事就想到慈愛的父母，雖然那溫煦的慈顏，時時湧現目前，但是現在也許增了老態。她們看見了八年遠游的愛子，不知要怎樣的得意喜歡！「嬌小的妹妹，當我離家的時候，她送我上船，含淚拉着我的手說了『再見』，就伏在母親懷裏哭了，我本來是一點沒有留戀的，那時也不禁落了幾點的熱淚。船開了以後，還看見她和母親，站在碼頭上，揚着手巾，過了幾分鐘，她的影兒，才模模糊糊的看不見了。這件事是我常常想起的，今年她已經——十五

——十六了，想是已經長成了一個聰明美麗的女郎，我現在回去了，不知她還認得我不呢？——還有幾個意氣相投的同學小友，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都建樹了什麼事業？」

他腦中的幻像，頃刻萬變。直到明月走到天中，艙面上玩月的旅客，都散盡了。他也覺得海風銳厲，不可多留，才慢慢的下來，回到自己房裏，去做那「祖國莊嚴」的夢。

兩個禮拜以後，英士提着兩個皮包，一步一步的向着家門走着，淡煙暮靄裏，看見他家牆內幾株柳樹後的白石樓屋，從綠色的窗簾裏，隱隱的透出燈光，好像有人影在窗前搖漾。他不禁樂極，又有一點心怯！走近門口，按一按門鈴，有一個不相識的僕人，走出來開了門，上下打量了英士一番，要問又不敢

間，英士不禁失笑，這時有一個老媽子從裏面走了出來，看見英士，便走近前來，喜得眉開眼笑道：「這不是大少爺麼？」英士認出他是妹妹芳士的奶娘。也喜歡得了不得；便道：「原來是吳媽，老爺太太都在家麼？」一面便將皮包遞與僕人，一同走了進去，吳媽道：「老爺太太都在樓上呢，盼得眼都花了。」

冰
心
散
文
「英士笑了一笑：便問道：『芳姑娘呢？』」吳媽道：「芳姑娘還在學堂裏，聽說她們今天賽網球，所以回來得晚些。」一面說着便上了樓，朱衡和他的夫人，都跑在梯口，英士上前鞠了躬，彼此都喜歡得不知說什麼好。進到屋裏，一同坐下，吳媽打上洗臉水，便在一旁看着，夫人道，「英士！你是幾時動身的，怎麼也不告訴一聲兒，芳士還想寫信去問。」英士一面洗臉，一面笑道：「我完了事，立刻就回來，用不着寫信。就是寫信，我也是和信同時到的。」朱

衡問道：「我那幾位朋友都好麼？」英士說：「都好，吳先生和李先生還送我上了船，他叫我替他們問你二位老人家好。我們還說請父親過年到美國去遊歷，他們都很想望父親的風采。」朱衡笑了一笑。

這時吳媽笑着對夫人說：「太太！看英哥去了這幾年，比老爺還高了，真長的快。」夫人也笑着望着英士。是英士笑道：「我和美國的同學比起來，還不算是很高的！」

僕人上來問道：「晚飯的時候到了，等不等芳姑？」吳媽說：「不必等了，少爺還沒有吃飯呢！」說着他們便一齊下樓去，吃過了飯，就在對面客室裏，談些別後數年來的事情。

英士便問父親道：「現在國內的事情怎麼樣呢？」朱衡笑了一笑，道：「

你看報紙就知道了。」英士又道：「關於鐵路的事業，是不是積極進行呢？」朱衡說：「沒有款項，拿甚麼去進行！現在國庫空虛如洗，動不動就是借款。南北兩方，言戰的時候，金錢都用在硝煙彈雨裏，言和的時候，又全用在應酬疏通裏，花錢如流水一般，那裏還有功夫去論路政？」英士呆了一呆，說：「別的事業呢？」朱衡道：「自然也都如此了！」夫人笑對英士說：「你何必如此着急？有了才學，不怕無事可做，政府裏雖然現在是窮得很，總不至于長久如此的，況且現在工商界上，也有許多可做的事業，不是一定只看着政府……」英士口裏答應着，心中却有一點失望，便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這時聽得外面院子裏，有說笑的聲音。夫人望了一望窗外，便道：「芳士了！」英士便站起來，要走出去，芳士已經到了客室的門口，剛掀開簾子，猛

回來然看見英士，覺得眼生，又要縮回去，夫人笑着喚道：「芳士！你哥哥回來了。」芳士才笑着進來，和英士點一點頭，似乎有一點不好意思，便走近母親身旁，英士看見他妹妹手裏拿着個一球拍，脚下穿着白帆布的橡皮底球鞋，身上是白衣青裙，打扮得非常素淡，精神却非常活潑，並且兒時的面龐還可以依稀認出。便笑着問道：「妹妹！你們今天賽球麼？」芳士道：「是的。」回頭又對夫人說：「媽媽！今天還是我們這邊勝了，他們說明天還要決最後的勝負呢！」朱衡笑道，「是了！成天裏只玩球，你哥哥回來，你又有了球伴了。」芳士說，「哥哥也會打球麼？」英士說「我打的不好」。芳士道：「不要緊的，天還沒有大黑，我們等一會兒再打球去。」說着，他兄妹兩人，果然同向球場去了。屋裏只賸了朱衡和夫人。

冰 心 散 文

夫人笑道，「英士剛從外國回來，興興頭頭的，你何必盡說那些敗興的話，我看他似乎有一點失望。」朱衡道，「這些都是實話，他以後都要知道的，何必瞞他呢？」夫人道：「我看你近來的言論和思想，都非常的悲觀，和從前大不相同，這是什麼原故呢？」

這時朱衡忽然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嘆了一口氣，對夫人說：「自從我十八歲父親死了以後，我便入了當時所叫做『同盟會』的。成天裏廢寢忘食，奔走國事，我父親遺下的數十萬家財，被我花去大半。鄉里戚黨，都把我看作敗子狂徒，又加以我也在通緝之列，都不敢理我了，其實我也更不理他們。二十年之中，足跡遍天涯，也結識了不少的人，無論是中外的革命志士，我們是都一見如故，『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便是我當日的寫照了

。……」

夫人忽然笑道：「我還記得從前有一個我父親的朋友，對我父親說，『朱衡這個孩子，鬧的太不像樣了，現在到處都掛着他的像片，緝捕得很緊，拿着了就地正法，你的千金終於是要吃苦的。』便勸我父親解除了這婚約，以後也不知爲何便沒有實現。」

朱衡笑道：「我當日滿心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熱氣，到是很願意解約的。不過你父親還看得起我，不肯照辦就是了。」

朱衡又坐下，端起茶杯來，喝了一口茶，點上雪茄，又說道：「當時真是可以當得『熱狂』兩個字，整年整月的，只在刀俎網羅裏轉來轉去，有好幾回都是已瀕于危。就如那次廣州起事，我還是得了朋友的密電，從日本趕回來的

，又從上海帶了一箱的炸彈，雍容談笑的進了廣州城。同志都會了面，起事那一天的早晨，我們都聚在一處，預備出發，我結束好了，端起酒杯來，心中一陣一陣的如同潮捲，也是不悲慘，也不是快樂。大家似笑非笑的都照了杯，握了握手，慷慨激昂的便一隊一隊的出發了。」

朱衡說道這裏，聲音很顫動，臉上漸漸的紅起來，目光流動，少年時候的熱血，又在他心中怒沸了。

他又接着說：「那天的光景，也記不清了，當時目中耳中，只覺得鎗聲刀影，血肉橫飛。到了晚上，一百多人雨打落花似的，死的死，走的走，拿的拿，都散盡了。我一身的腥血，一口氣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將帶去的衣服換上了，在荒草地裏，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清早，又進城去，還遇見幾個同志，都

改了裝，彼此只慘笑着打個照會。以後在我離開廣州以先，我去到黃花崗上，和我的幾十位同志，灑淚而別。咳！「戰場白骨豔於花，」他們爲國而死，是有光榮的，只可憐大事未成，吾黨少年，又弱幾個了。——還有那一次奉天漢陽的事情，都是你所知道的。當時那樣蹈湯火，冒白刃，今日海角，明日天涯，不過都當他是做了幾場惡夢。現在追想起來，真是叫人啼笑不得，這纔是「始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攪鏡」了。」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便流下兩行熱淚來。

夫人笑說：「那又何苦。橫豎共和已經造成了，功成身隱，全始全終的，又有什麼缺憾呢？」

朱衡猛然站起來說：「要不是造成這樣的共和，我還不至于這樣的悲憤。」

祇可惜我們洒了許多熱血，拋了許多頭顱，只換得一個匾額，當年的辛苦，都成了虛空。數千百的同志，都做了冤鬼。咳！那一年袁皇帝的刺客來見我的時候，我後悔不會出去迎接他……」夫人道：「你說話的終結，就是這一句，真是沒有意思！」

冰
心
散
文

朱衡道：「我本來不說，都是你提起英士的事情來，我纔說的。英士年紀輕，閱歷淺，又是新從外國回來，不知道這一切的景況，我想他那雄心壯志，終久要受打擊的。」

夫人道：「雖然如此，你也應該替他打算。」

朱衡道：「這個自然，現在北京政界裏頭的人，還有幾個和我有交情可以說話的，但是只怕支俸不做事，不合英士的心……」

這時英士和芳士一面說笑着走了進來，他們父子母女又在一處，說着閒話，直到夜深。

第二天早晨，英士起得很早。看了一會子的報，心中覺得不很痛快；芳士又上學去了，家裏甚是寂靜。英士便出去拜訪朋友，他的幾個朋友都星散了，只見着兩個；一位是縣裏小學校的教員，一位是做報館裏的訪事，他們見了英士，都不像從前那樣的豪爽，只客客氣氣的談話，又恭維了英士一番。英士覺得聽不入耳，便問到他們所做的事業，他們只嘆氣說：「那裏是什麼事業，不過都是『飯盤主義』罷了，有什麼建設可言呢？」隨後又談到國事，他們更是十分的感慨，便一五一十的將歷年來國中情形都告訴了。英士聽了，背上如同澆了一盆冷水，便也無話可說，坐了一會，就告辭回來。

回到家裏，朱衡正在寫字檯邊寫着信。夫人坐在一邊看書，英士便和母親談話。一會子朱衡寫完了信，遞給英士說：「你說要到北京去，把我這封信帶去，或者就可以得個位置。」夫人便跟着說道，「你剛回來，也須休息休息，過兩天再去罷。」英士答應了，便回到自己臥室，將那信放在皮包裹，凭在窗前，看着樓下園子裏的景物，一面將回國後所得的印象，翻來覆去的思想，心中覺得十分的抑鬱。想到今年春天在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機器廠的主人，請他在廠裏作事，薪水很是豐厚，他心中覺得游移不決；因為他自己新發明了一台機器，已經畫出圖樣來，還沒有從事製造，若是在廠裏作事，正是一個製造的好機會。但是那時他還沒有畢業，又想畢業以後趕緊回國，不願將歷年所學的替別國效力，因此便極力的推辭。那廠還留戀不捨的說：「你回國以後，如不

能有什麼好機會，還請到我們這裏來。」英士姑且答應着，以後也就置之度外了。這時他想：「如果國內真固沒有什麼可做的，何不仍去美國，一面把那機器製成了，豈不是完了一個心願。」忽然又轉念說：「怪不得人說留學生一回國，便無志了。我回來纔有幾時，社會裏的一切狀況，還沒有細細的觀察，便又起了這去國的念頭。總是我自己沒有一點毅力，所以不能忍耐，我如再到美國，也叫別人笑話我，不如明日就到北京，看看光景再說罷。」

這時芳士放學回來，正走到院子裏，抬頭看見哥哥獨自站在窗口出神，便笑道：「哥哥今天沒有出門麼？」英士猛然聽見了，也便笑道：「我早晨出門已經回來了，你今天爲何回來的早？」芳士說：「今天是禮拜六，我們照例是放半天學。哥哥如沒有事，請下來替我講一段英文。」英士便走下樓去。

第二天的晚車，英士便上北京了，火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還嫌慢，恨不得一時就到！無聊時只凭在窗口，觀看景物。只覺過了長江以北，氣候漸漸的冷起來，大風揚塵，驚沙撲面，草木也漸漸的黃起來，人民的口音也漸漸的改變了。還有兩件事，使英士心中可笑又可憐的，就是北方的鄉民，腦後大半都垂着髮辮。每到火車停的時候，更有那無數的叫化子，向人哀哀求乞，直到開車之後，纔漸漸的聽不見他們的悲聲。

英士到了北京，便帶着他父親的信去見某總長，去了兩次，都沒有見着。去的太早了，他還沒有起床，太晚了又碰着他出門了，到了第三回，纔出來接見，英士將那一封信呈上，他看完了先問：「尊大人現在都好麼？我們是好久沒有見面了。」接着便道：「現在部裏人浮于事，我手裏的名條還有幾百，實

在是難以安插。外人不知道這些苦處，我還說不照顧戚友，真是太難了。但我與尊大人的交情，不比別人，你既是遠道而來，自然應該極力設法，請稍等兩天，一定有個回信。」

英士正要同他說自己要想做點實事，不願意得虛職的話，他接着說：「我現在還要上國務院，少陪了。」便站了起來，英士也只得起身告辭。一個禮拜以後，還沒有回信，英士十分着急，又不便去催。又過了五天。便接到一張委任狀，將他補了技正。英士想技正這個名目，必是有事可做的，自己甚是喜歡，第二天上午，就去部裏到差。

這時正八點。英士走進部裏，偌大的衙門，還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辦公的人員，他真是納悶，也只得在技正室裏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

過了十點鐘，纔陸陸續續的又來了幾個技正，其中還有兩位是英士在美國時候的同學，彼此見面都很喜歡。未曾相識的，也介紹着都見過了，便坐下談起話來。英士見錶已經十點半，便道：「我不耽擱你們的時候了，你們快辦公事罷！」他們都笑了道：「這便是公事了。」英士很覺得怪訝，問起來纔曉得技正原來是個閒員，無事可做，技正室便是他們的談話室，樂意的時候來畫了到，便在一處閒談，消磨光陰，否則有時不來也不要緊的。英士道：「難道國家白出薪俸供養我們這般留學生？」他們嘆氣說：「那裏是我們願意這樣，無奈衙門裏實在無事可做，有這個位置還算是好的，別的同學也有做差遣員的，職位又低，薪水更薄，那沒有人情的，便都在裁撤之內了。」英士道：「也是你們願意株守，爲何不出去自己做些事業？」他們慘笑說：「不用提了，起先我們幾

個人，原是想辦一個工廠。不但可以振興實業，也可以救濟貧民。但是辦工廠先要有資本，我們都是妙手空空，所以雖然章程已經訂出，一切的設備，也都安排妥當，只是這股本却是集不起來，過了些日子，便也作爲罷論了。「這一場的談話，把英士滿心的高興完全打消了，時候到了，祇得無精打采的出來。

英士的同學同事們，都住在一個公寓裏，英士便也搬進公寓裏面去。成天裏早晨去到技正室，談了一天的話，晚上回來。同學便都出去遊玩，直到夜裏一兩點鐘，他們才陸陸續續的回來。有時他們便在公寓裏打牌鬧酒，都成了習慣，支了薪水，都消耗在飲博閒玩裏。英士回國的日子尙淺，還不曾沾染這種惡習，只自己在屋裏燈下獨坐看書閱報，卻也覺得淒寂不堪。有時睡夢中醒來，只聽得他們猜拳行令，喝雉呼盧，不禁悲從中來。然而英士總不能規勸他們

因爲每一提及，他們更說出些牢騷的好話。以後英士便也有時出去疏散，晚涼的時候，到中央公園茶桌上閒坐，或是在樹底下看書，禮拜日便帶了照相匣獨自騎着驢子出城，去看玩各處的名勝，照了不少的風景片，寄與芳士，有時也在技正室裏，翻譯些外國雜誌上的文章，向報館投稿去，此外就無事可幹了。

有一天，一個同學悄悄的對英士說，「你知道我們的總長要更換了麼？」英士說，「我不知道，但是更換總長，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同學笑道：「你爲何這樣不明白世故，衙門裏頭，每換一個新總長，就有一番的更動我們的位置，恐怕不牢，你自己快設法運動罷。」英士微微的笑了一笑，也不說甚麼。

那夜正是正月十五，公寓裏的人，都出去看熱鬧，只賸下英士一人，守着寂寞的良宵，心緒如潮。他想，「一回國半年以後，差不多的事情，我都已經明

白了，但是我還留連不捨的不忍離去，因為我八年的盼望，總不甘心落個這樣的結果，還是盼着萬一有事可爲。半年之中，百般忍耐，不肯隨波逐流，捲入這惡社會的旋渦裏去。不想如今卻要把真才實學，撇在一邊，拿着昂藏七尺之軀，去學那奴顏婢膝的行爲，壯志雄心，消磨殆盡。咳！我何不幸是一個中國的少年，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國……」他想到這裏，神經幾乎錯亂起來，便回頭走到爐邊，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凝神望着爐火。看着他從熾紅漸漸的昏暗下去，又漸漸的成了死灰。這時英士心頭冰冷，只扶着頭坐着，看着爐火，動也不動。

忽然聽見外面敲門，英士站起來，開了門，接進一封信來。燈下拆開一看，原來是芳士的信，說她今年春季卒業，父親想送她到美國去留學，又說了許

多高興的話。信內還有夾着一封美國工廠的來信，仍是請他去到美國，並說如蒙允諾，請他立刻首途等等，他看完了，呆立了半天，忽然咬着牙說：「去罷！不如先去到美國，把那件機器做成了，也正好和芳士同行。只是……可憐呵！我的初志，決不是如此的，祖國呵！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這時英士雖是已經下了這去國的決心，那眼淚却如同斷線的珍珠一般滾了下來。耳邊還隱隱的聽見街上的笙歌陣陣，滿天的爆竹聲聲，點綴這太平新歲。

第二天英士便將辭職的呈文遞上了，總長因爲自己也快要去職，便不十分挽留，當天的晚車，英士辭了同伴，就出京去了。

到家的時候，樹梢雪壓，窗戶裏仍舊透出燈光，還聽得琴韻錚錚。英士心

中的苦樂，却和前一次回家大不相同了。走上樓去，朱衡和夫人正在爐邊坐着，寂寂無聲的下着棋，芳士却在窗前彈琴。看見英士走了上來，都很奇怪。英士也沒說什麼，見過了父母，便對芳士說：「妹妹！我特意回來，要送你到美國去。」芳士喜道：「哥哥！是真的麼？」英士點一點頭。夫人道：「你爲何又想去到美國？」英士說：「一切的事情，我都明白了，在國內株守，太沒有意思了。」朱衡看着夫人微微的笑了一笑。英士又說：「前天我將辭職呈文遞上了，當天就出京的，因爲我想與其在國內消磨了這少年的光陰，沾染這惡社會的習氣，久而久之，恐怕就不可救藥。不如先去到外國，做一點實事，並且可以照應妹妹，等到她畢業了，我們再一同回來，豈不是一舉兩得？」朱衡點一點首說：「你送妹妹去也好，省得我自己又走一遭。」芳士十分的喜歡道：

「我正愁父親雖然送我去，却不能長在那裏，沒有親人照看着，我難免要想家的，這樣是最好不過的了！」

太平洋浩浩無邊的水，和天上明明的月，還是和去年一樣。英士凭在欄干上，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芳士正在那邊和同船的女伴談笑，回頭看見英士凝神望遠，似乎起了什麼感觸，便走過來笑着喚道：「哥哥！你今晚爲何這樣的悵悵不樂？」英士慢慢的回過頭來，微微笑說，「我到沒有什麼不樂，不過今年又過太平洋，却是我萬想不到的。」芳士笑道，「我自少就盼着什麼時候，我能像哥哥那樣『扁舟橫渡太平洋』，那時我纔得意喜歡呢，今天果然遇見這光景了。我想等我學成歸國的時候，一定有可以貢獻的，也不枉我自己切望了一場。」這時英士却拿着悲涼懇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說：「妹妹！我盼望等你

回去時候的那個中國，不是我現在所遇見的這個中國，那就好了！」

（選自去國）

姑 姑

「她真能恨得我咬牙兒！我若有神通，真要一個掌心雷，把她打得淋漓粉碎！」他實在急了，本是好好地躺着呆想，這時禁不住迸出這一句話來。

我感着趣味了，却故意的仍一面寫着字，一面問說：「她是誰，誰是她？」他氣忿忿的說，「她是姑姑，」說着又咬牙笑了。

我仍舊不在意的，「哦，不是姊姊妹妹，却是姑姑。」

他一翻身坐起來說：「不是我的姑姑，是一個同學的姑姑。」

冰 心 散 文

我說：「你就認了人家的，好沒出息，認得姊姊妹妹也好一點呀……。」他抱起膝來，倚在床欄上，說：「你聽我說，真氣人，我上一輩子欠她的債——可是，我是真愛她。」

我放下筆看着他，「哦，你真愛她……」

他又站起來了，「我不愛她！還不氣她呢！她是個魔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壞有多壞！自從愛慕她以來，也不知受了多少氣了。我希望她遇見一位煞神般的婆婆，沒日沒夜的支使欺負她，才給我出這口氣！」

我看他氣的樣子，不禁笑說：「你好好說來，你多會兒認得她？怎麼愛她的？她怎麼給你氣受？都給我說，我給你評評理。」

他又坐下了，低頭思索，似乎有說來話長的神氣，末了嘆了一口氣，說：

「我真認命了！去年大約也是這春天的時候，神差鬼使去放風箏，碰見她姪兒同她迎頭走來，正打個照面，好一個美人胎子！她姪兒說，「好，你有風箏，咱們一齊去，——這是我姑姑。」我頭昏腦亂的叫了一聲，這一叫便叫死了，她其實比我還小一歲呢。我同她姪兒舉着風箏在往前走，連頭都不敢回，到了草地上，便放起來誰知從那時起便交惡運，天天放得天高的風箏，那天竟怎麼放也放不起來，我急得滿頭是汗。她坐在草地悠然的傲然的笑說，「這風箏真該拆了，白跑半天。」笑聲脆的鳥聲似的；我一陣頭昏，果然一頓腳把風箏蹈爛了，回家讓哥哥說了一頓！

「倒霉事剛起頭呢，我從此不時的找她姪兒去，她姪兒也真乖覺，總是敲我竹槓，託我買東買西。要不是，就有算學難題叫我替他做，我又不敢不替他

做。每回找他之前，總是想難題想得頭痛。交卷時她姪兒笑臉相迎，他姑姑又未必在家。」

我不禁笑了出來，說：「活該！活該！」

冰 心 散 文

他皺眉笑說，「你聽下去呀！女孩子真乾淨，天天這一身白衣裳黑裙子，整齊得烏金白銀似的，從一樹紅桃花底下經過，簡直光豔得照人！我正遇見了，倒退三步，連鞠躬都來不及，我呢，竹布長衫，襟前滿是泥土，袖底都是黑痕，腳上的白鞋也成了黑的了，她頭也不回的向前走，俏利的眼光，一瞥之間，露出了鄙夷的樣子。我急了，回來抱怨李媽今早不給我換長衫，她咕唧着說，「平常三天一換都嫌早，今天怎麼又乾淨起來了？打扮什麼，二爺！娶媳婦還早着呢，小小的年紀！」偏生哥哥又在廊下聽見了，盼着趕追來說，「娶媳

婦還早着呢，二爺！」把我羞哭了。

「第二天穿一件新電光灰布衫子，去看她姪兒。他不在家，翦頭髮去了。姑姑却站在院子裏喂鳥兒，看見我笑說，「不巧了，我姪兒剛出去，你且坐下，他一會兒就回來。」我搭訕的在一旁站着。這女孩子怎麼越來越苗條！也許病瘦了罷，風前站着彷彿要吹起來似的。我正胡想，她忽然笑說，「你這件新灰布衫子真合式。」我臉紅一笑，從此我每到她家總穿這件灰衫。她却悄悄的對她姪兒笑話我自開天關地以來，只穿得這一件衣服，大約是晚上脫下來洗，天一亮，就又穿上。這話偏生又讓我聽見了，氣得要死！」

我嚙啞的笑了出來！

「還有一次，我在她家裏同她姪兒玩，回家來出門的時候，遇見她從親戚

冰 心 散 文

家回來，她說，「對不起，沒有恭接你，你明天再來罷。」我那天本有一點不舒服，第二天一早却念念不忘的掙扎着去了，她却簡直沒有露面。我回來病了三天，病中又想她，又咒她，等到病好，禁不住又去看看，誰知她也病了，正坐在炕沿上吃粥，黃瘦的臉兒，比平時更爲嬌柔可憐。我的氣早丟在九霄雲外。她抬頭看見我，有氣沒力的笑說，「姑姑病了，你怎麼連影兒也不見。」我惶愧不堪，心中只不住的怨自己連病都不挑好日子！

「她喜歡長春花，我把家裏的都摘了送給她，哥哥碰見就叨叨說，「她是你的娘！你這樣糟塌母親心愛的花兒孝敬她！」哥哥對她實在沒有感情！但是，哥哥也實在沒有看見過她，只知道我有個新認的姑姑而已。我仗着膽兒說，「這花兒橫豎也快殘了，摘下來不妨事，她雖不是我的娘，但她是我的姑姑！」

「哥哥吐了一口唾沫，說，「沒羞，認人家比你小的小姑娘做姑姑。」我拿着花低頭不顧的走開去。我們兄弟門口，從來是不相下的，這次我却吃了虧。

「家裏的花摘完了，那天見着她，她說，「我明天上人家吃喜酒要有一朵長春花戴在頭上，多麼好看！」我根本就認為除她以外，別人是不能戴長春花的！便趕忙說，「放心，由我去找。」回家來葉底都尋遍了，實在沒有。可是已叫她放心，又不好意思食言。猛憶起校園裏似乎還有，飯後躊躇着便到學校裏去。跳頭籬笆，繞過了「勿摘花木」的牌示，偷摘了一朵。心跳得利害。連忙把花藏在衣底，跳到她家裏，雙手奉上。我還看着她梳掠，換衣裳，戴花出去。看見車上背後那朵紅星在她黑髮上照耀，我覺得一切虧心和辛苦都忘了！

「不想她將這事告訴了她姪兒，她姪兒在同學裏傳開了。傳到先生耳朵裏

，就把我傳了去。那時，我正在球場裏，嚇得臉都青了，動彈不得，最後只得乍着膽子走到先生那裏。先生連問都不問，就把我的罪狀插在我帽子上，拉我到花台邊去。我哭着，不住的央告，先生也不理。同學們都圍聚了過來。我羞得恨不得鑽進地縫。我那天沒有吃飯，眼睛也哭腫了。幸而那天哥哥沒在，還好一點。至終自然他也知道了，我回家去又受了一頓責罰。」

「從此我在先生面前的信用和寵愛一落千丈。自從春天起，又往往言語無心，在班裏眼看着書，心裏却描擬着她。和先生對話，所答非所問。先生猜疑，同學也開笑，我父親到學校裏去查問成績的時候，先生老實地這麼一說，父親氣得要叫我停學，站櫃台學徒去。好容易我哭着央求，又起誓不再失魂落魄了，父親才又回過心來。」

我這時也不能再笑了。

他嘆了一口氣，「以後的半年，我也沒好好的念書，不過處處提防，不肯有太露出廢學的樣子。可恨她也和我疎遠起來了。她拿我當做一個挨頭罰，品學不端的人看待。至於我爲何挨罰，她却全不想到！我也認命了，見了她便低頭走開去。

「今年的春天，一個禮拜天下午，同哥哥去放風箏，偏又遇見她和她姪兒，還有一個穿洋服的少年也在那裏。我正要低頭回去，她已看見我了，遠遠地叫着，我只得過去，我介紹了我哥哥，她也介紹了那個她父親朋友的兒子，她叫我叫他叔叔。這叔叔是北京城裏念書的。我那時覺得他偉大的很。他却很巴結姑姑，一言一笑都先事意旨。姑姑那天却有點不在意的，也許是不自然，只

同我在一起，却讓叔叔，她姪兒，我哥哥在一塊玩。她問長問短，又問我爲何總不上她家裏去。那時楊柳剛青着，燕子飛來，在水上成羣的輕輕掠過。那天的下午是我生命中最溫柔的一刻！

「到了黃昏，大家站起走開，那叔叔似乎有點不悅意。我暗暗歡喜。大家分手，回家去的路上，哥哥忽然說：『你那位姑姑真俏皮！』」我不言語。

「從那時起，我又常到她家去，叔叔總在那裏，但一遇見我來了，她總丟了叔叔來同我玩。叔叔卻也不介意，只笑一笑走開。

「一月之前，也是一個黃昏，我正從她家回去。叔叔，她姪兒，和姑姑一齊送出來。叔叔忽然笑着拍着我的肩說，『明天請你來吃酒。』姪兒也笑道，『是的，請你來吃喜酒。』姑姑臉都紅了，笑着推她姪兒，一面說，『沒有什

麼，你若是忙，不來也使得。」我看着他們三人的臉，莫名其妙。回去道上仔細一想，忽然心裏慢慢涼起來。……

「第二天哥哥却要同我去放風箏，我一定不肯去，哥哥只得自己走了。我走到她家，門口掛着彩結，我進去看了。見酒席的擔子，一擔一擔的挑過來，叔叔和姪兒迎了出來，不見姑姑，我問是什麼事，姪兒拍手說：「你來遲了一步，姑姑躲出去了！這是她大喜的日子。」我一呆，姪兒又指着叔叔說，「別叫叔叔走了，這是我們將來的姑夫，——今天是他們文定的好日子。」我神魂出竅，心中也不知是什麼味兒，苦笑着道了一聲喜，也不知怎樣便離了她家。道上還遇着許多來道喜的男女客人，車上却帶着紅禮盒子。

「怪不得她總同我玩呢，原來怕我和她取鬧。我却是從頭就悶在鼓裏。我

冰 心 散 文

那時只覺得滿心悲涼，信足所之，竟到了放風箏的地上。哥哥在放呢，看見我來了，便說，「你那裏玩夠了，又來找我！」我不答，他又問了一句。我說：「只有你是我的親人了，我不找你找誰？」我說着便抱着哥哥的臂兒哭了，把他弄得愕然無措。

「自此，我就絕跡不去了，賭氣也便離開家到北京來念書。那位叔叔也在我們學校裏。但是，我可不能告訴你他是誰——他原來在學校是這麼一個繡花枕，學問比誰都不如！今天上午他悄悄的拉着我，叫我叫他姑夫，說他在這暑假便回去娶親了，把我又氣得……」

我聽到這裏，一欠伸，笑道：「人家娶親，用得着你生氣！」

他說：「我不氣別的，我氣的十八歲的女孩子出什麼閤！」

我嚙嗤一笑說：「你呢。十九歲的年紀，認什麼姑姑！」

他又皺眉一笑，呆呆的躺了下去，我也自去寫字。一會兒抬起頭來，却看見他不住的向空伸掌，大概正在練演他的掌心雷呢！

感恩節，一九二五。惠波車中戲作。

悟

這封信，他翻來覆去的足足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頤，身子斜靠着椅背；燈光之下，一行行的瘦稜稜的字，似乎都從紙上森立了起來。他咬着脣兒沉默有二十分鐘，猛然的將這封信照原痕疊起，望桌上一擲，手按着前額，疲緩的站了起來——這時纔聽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開窗簾一看，樹叢下透出零亂的燈光，光影中襯映出雨絲風片。凝立了片晌，回頭又頹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從桌上拿起那封信來，慢慢的展開，聚精凝神的又讀了一遍。

「星如兄：

冰
心
散
文
有
幸！
屢屢聽得朋輩談到你，大會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談，自謂

39
新月在天，浪花飛濺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懇切的糾正了我的人生哲學。三日的交，推誠若此，我心中未嘗不受極大的感動。然而我的意想。你又豈能了解知道？你是一個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問題的事，在你都不成問題。似你這麼一個天之驕子，人之嬌子，安能不覺得人世如天國！我呢，不

到五歲，就亡過了我不幸的母親；到了十三歲，我的父親又棄我而逝。從那一年起，我半工半讀，受了十年的苦，流離顛沛，在芒刺的世界上度過。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界上沒有一個親我愛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學，絕不是出於一時之怨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觸的，人類都石塊般的在其中顛簸，往深裏說，竟是個劍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這紛落的刀劍，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是一個鋒鏑餘生，是刀劍叢中一個倖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餘的呢？

說到「自然」的慰藉，這完全由於個人的心境，自我看來，世界只是盲觸的，大地盲觸而生山川，太空盲觸而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在天爲雨雪雲霞，在地爲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都經過數千

對年的淘汰奮鬥，「天地不仁，萬物芻狗，」若真以此爲慰藉，不知要有若干的感憤了！無數盲觸之中，有那一件是可證明「愛」之一字呢？

冰 心 散 文

不提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淚！制度已定，階級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這些高等動物，不惜以各種卑污的手段，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向着這目的鼓勵奔走，種種虛偽，種種殘忍，「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什麼互相，什麼同情，這一切我都參透了！——天性之愛，我已幾乎忘了，我不忍回想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認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41 因此，我堅確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淚，在無聊賴無目的底求學之中，我也專攻。數理，從百，千，萬，億，呆板枯燥的數目中討生活，我的人

生哲學……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求利益人羣，不求造福社會，我只求混一碗飯喫，救自己於飢渴死亡，澈底說，我直是沒有人生哲學，我厭恨哲學文藝等等高超玄怪的名詞！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無差錯的天經地義之外；種種文藝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東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別的話來解釋，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已說盡了一切。

話雖如此，我對你却仍不能不感謝，尤願你能以你的心靈之火，來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節的話，前日偶同幾位朋友提起我們的談話；一個朋友笑說，「奇怪呢，他只管鼓吹愛的哲學，自己却是一個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個朋友說：「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測度，乍看是活潑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談了一會，對於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幾天訪你不遇，順便去探

問孝起；在他桌上無意中看見了你的一篇長詩甯可我愛天下人，似抒情，似敘事，絕好的題目，而詩中充滿了「不可天下人愛我」的意思，詞句清麗而詞意凝冷，反覆吟誦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應這般相問的，不過我仍是從活潑坦易這一方面認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樂！你的朋友鍾梧。」

他神經完全的錯亂了，片晌——勇決的站起，將信折放在袋裏，從複室裏取了雨衣和氈子，一逕的走了出去。

穿過甬道，一個室門開着，燈光之下，案頭書紙凌亂，孝起只穿着襯衣，正忙着寫字。聽見腳聲，擡頭看見他，停了筆轉身問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那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門框上，頭靠着右臂，無力的說：「我麼，頭痛得很，想出去換一換空氣」。孝起道，「何至於冒雨一走，多開一會

窗戶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頭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搖首笑歎道：「勸你不聽，早晚病了纔罷，總是這樣幽靈般的行逕！」

開了堂門，已覺得雨點撲面，泥濘中他茫然的隨着腳蹤兒只管走了下去。只覺得經過了幾處樓臺燈火，又踏着溼軟的堆積落葉……猛擡頭，一燈在雨絲中淒顫，水聲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夢方醒，「這道不近呵！真是念茲在茲。」原來他又到了一天臨照幾次的湖上來了！

一時驚悟，又低着頭，兩手放在衣袋裏，憑着遠處燈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顧沿着湖岸走。只覺得地下一陣陣的溼冷上來，耳中只聽得水聲雨聲。——忽然覺得從沉黑中，繞進了砌花的短牆，白石的層階，很清晰的呈現在腳

下。一步一步疲緩的走了上去，已進入紅瓦紅欄的方亭子裏。他一聲微歎，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擲，走向亭前，兩手緊扶着欄杆。縱目望處，亭下綠絨似的層列的松樹，小峯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霧裏。湖是完全看不見了，只對岸一星愛的燈光，在雨中閃爍。……

冰
心
散
文
他猛憶起剛才的信來，又頹然退坐在石椅上，兩手扶着頭。那瘦稜的字，又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讀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據——他伏在石几上沈沈如睡的過了有幾十分鐘。

漸覺得雨聲住了，慢慢的睜開眼，忽見一片光明，湖山起舞！驚詫的站了起來，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時雲收雨霽，滿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過千百回，這般光明的世界，確還是第一次！疊錦般的

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過的天空，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叢帶雨的密葉，閃爍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樹銀花。地下溼影參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這時他一切的煩惱都忘了，脫下雨衣，帶着氈子，從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堅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一片柔然無聲。他覺得一身浸在大自然裏，天上，地下，人間，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裏，他微笑着慢慢的脫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牆上，張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聲歡呼，他舉臂過頂，燕子般自牆上縱身一躍，掠入水裏。

柔波中浮沉了數回，便又一躍到水面來；他兩臂輕輕的向後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轉，向着湖心前進。口裏悠緩的吹着短歌……湖月臨照着，湖樹環繞

着，山半的亭子，水邊的斷橋，都悄悄的停在涼景之中。湖旁幾點燈光仍舊遙遙遠射，萬籟靜寂，只有在他周圍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轉。

他又慢慢的划轉來，仰望天上涼雲漸生。腳蹠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來，走到牆邊，將氈子往身上一裹，臥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點漸漸又從雲中灑來，明月漸漸隱去。……

冰 心 散 文

孝起早晨到餐室裏，不曾看見他下樓用飯。桌上却有一封他的信，是從國內來的，隨手檢起。飯後一逕上樓來，敲了門進去，只見他蓋着氈子半倚的坐在牀上，溼亂的短髮，垂在額上，雙頰飛紅，而目光却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麼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點半鐘，還不見你回來，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那裏，我只得先睡下了。這般炯炯的雙眸，又這般狼狽，

難道你竟在一刻未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時至二時之間，明月滿天，有誰知道？」孝起驚道：「如此你竟是二時以後纔回來的了！我早就說了，你早晚病了纔罷！」他欠身坐好了，說，「我並不覺得怎樣，只是微微的發熱，頭昏口渴，不想起來。」孝起道，「依我說竟是到醫院裏去罷，到底有個完全的照應休息。」他想了一想說，「這個到不必，飯後也許好些，何必爲些些小病，又逃幾天學！」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罷，我吩咐樓下送飯來，我也就來伴你，你也太嬌貴了，一點涼都受不住。」說着已到門邊，看見壁上掛着的綠漆的雨衣上的水，還時時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頭向他笑吟着，「慘綠衣裳年幾許，怎樣風日怎禁雨！」兩句，他嗤的笑了。又蕭然倚枕，仰天不語。

冰 心 散 文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來，從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他，說，「幾乎忘了，這裏有一封國內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過來，喜動顏色，先在封面上反覆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該有信了！娟秀麼。這字的確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筆跡。孝起沒有話說，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聲謝。

珍重又急忙的拆開了，硃光箋上濃墨寫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裏，立時使他起了無限的喜悅。他急急的讀，慢慢的想，將這兩張紙看完了。

「星哥：

最愛讀你日記式的長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寫這許多，但這却大大的慰安了雙親和我。

前兩天叔叔來了一封信說，自你去國後，他只得你一張明信片，他極願得你

的消息。我便將你的來信和詩文；都寄去給他看，他回信說：「星姪信敘事極詳，使我喜慰，惟詩文太無男子氣，去國剛三月，奈何聲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許你再寫些戀別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淒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時，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母親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不許你隨便使她受感觸！

你到底自己怎樣？生活當然適意，美的環境，可曾影響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後，一切都沒有更變，只是少了你一個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長信。雙親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幾遍。我自然覺得寂寞，又少個人談笑，學業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這兩年光陰，如飛的過去，你早早歸來，那時真是合家歡慶。

你應許我的零兒怎樣了？可記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給我！

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陽節

冰 心 散 文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憐，但母親看到，往往傷心，真是何苦來！」一句話，不覺得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倚枕支頤呆坐了一會。侍者送進飯來，也無心的看他來了，又走了。他又無心的端起水杯來正飲着，孝起也來了，一面問「怎麼樣？好一點麼？」一面便自己坐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覺得好，頭更沉沉的了，送我到醫院去罷」孝起道：「這個最好，但你爲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輕輕的敲着盤子，微笑道，「爲病的緣故倒不至於。但我要解決一個大問題，打出一個思想的難關，軀殼交給人家照應去，讓出全副腦子來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來了，總是思想過度！也罷

，你自己收拾，我打電話叫車子送你去。」

看護取出了他口中的寒暑表，放下了窗簾，囑咐他靜靜的甯一甯神，便微笑着帶上門出去。這時室中沉蔭，他覺得腦熱如焚，反身取了牀邊几上的水瓶，滿滿的飲了一瓶水，纔又臥下。閉上眼，耳中只聽得千樹風生，漸漸的昨夜的月下的湖光，又湧現眼前：他靈魂漸漸甯貼，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覺。

醒來正是半夜，漆黑裏似乎一身在曠野之中，又似在高峯之上，四無依傍，周圍充滿了陰黑與虛涼。窗外葉上的雨聲，依然不止，頭已不痛了，只是倦極。他不能思索，只聽許多往事，流水般從他腦中過去。迷惘惆悵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來捲上簾子，臥看朝陽從樹梢上來，一片一片的彩霞，紋綃一般的

舒卷。橫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濃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餘夢……

正懨懨的看着，醫生已推門進來。看護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書，隨在後面。大家向他微笑，醫生近前來摸了摸他的前額，問他作了什麼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將雨夜游湖的事告訴了。醫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環視了一週，散便點頭出去。

這時看護已將花插在瓶裏，捧來供在他的牀前，接過那張片子來，是文
孝起寫的：

「這束花帶去了幾個東西半球朋友的愛！大家都懸掛着你，願你在院不久。附上飲水詞一卷，供他消遣。我已告訴醫生了，你全愈時給我們一

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臥下，拿起書來，且不看着，只對着這無數濃紅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綠色的牆壁，白漆的牀几，一室很簡單潔淨。太陽慢慢的移過窗櫺。他微微覺暖，放下書，掀開一層氈子，坐了起來，用鉛筆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幾個字：

「妹鑒：

昨得重陽節來書，極慰！數日內當大忙，或未能作長信，身心均安好，勿掛。

哥草。」

按了鈴交給了看護，從此無言偃臥，至於夜間。

夜中熱度又高，看護聽見他嗚咽嘆語。進去一看，只見他頭垂在枕旁，夢中淚流滿面；喚醒了問時，他只強笑不語，那茫然的眼光，燒紅的雙臉，都看出他昏熱非常，看護默然的退了出去，同醫生進來，裝了冰袋，放在他額前，他腦冷心熱，昏然的失了知覺。

亦 心 散 文
三天的模糊昏熱之中，他卻一靈不昧，他知道境由心生，便閉了目只當是母親時時刻刻坐在他的牀前，一念牢牢的嚙住，到了第四天的早晨，他纔完全的清醒了。

55
只覺得同隔世一般，牀前堆滿了花和信——看護欣然的告訴他，這幾天之中他的朋友們怎樣不斷的探問，他自己怎樣的昏沉，如今可是大好了！他也十分喜悅，探身撥了撥几上重疊的信封，忽然中間一行瘦稜稜的字，觸了他的眼

簾，連忙拿起拆開一看：

「星如兄：

一別十日，音問杳然，孝起纔函告我，你已病在醫院，當下即從鎮上趕來，正在你熱極之時，看護拒我入見，再三婉商，只從門隙中看你一眼。你睡容清減，而迷惘之中，神氣尙完。出院時一路嗟嘆，山上走了半天，摘得野花一束，和你牀前的濃豔的玫瑰及清麗的菊花，自然比起；但的確是我自己秋風中辛苦尋來的，願他代我伴你慰你，看着你早早復原，切祝康健！

鍾梧。」

他呆呆的拿着這一張紙，得了永久的勝利似的，簌簌的落下淚來。

晚上臨睡之前，他忽然悄然的對着看護說，「推我的牀到窗前去罷；也不

冰 心 散 文

要放下簾子來，我要看一看星辰。」看護笑着依從了他。

病中的心情，本是易感的，他今夜對於天上萬靜中滴滴的光明，更不能不戀慕讚美。「假如地上沒有花朵，天上沒有星辰，人類更不知寂寞到什麼地步！」他兩手交握着放在額上，從頭思索，太空穆然，衆星知道這青年人要在這末一夜的印證，完成了他永久的哲學，都無聲的端凝的揚光躍彩……四面繁花的溫香，暗中圍拂着，他參禪似的，肅然的過了一夜。

出乎意外的，醫生告訴他，明天早上便可出院了，他的朋友們預備了一個茶會，卻要在今夜來接的。他點首無語，「原該轉身出去迎接世界了，而這光明肅靜的光陰，何其太短！」

這天的下午，他起來將四面的窗簾都放下了，只留下面湖的一扇，要看晚

霞。取出一捲紙，一管筆，拉過椅子來，便坐在窗前。

「鍾梧兄：

爲着你的一封書，我冒雨感病，我住院七天。只是一封書，何至使我如此。然而你的哲學，震撼了我的信仰，讀信之下，我進退無依。我本是一個富於悲觀思想的人，也曾從厭世主義裏，打過轉身，近兩三年來，纔彷彿認出了人生之真意義。無端你的幾百字飛來，語語投入我懷疑的心坎。感謝上帝！我以雨中之一走，病中的七日，重重的證實了我原來的與你相反的主義。現在的我，已是曠劫功圓，光滅心死！鍾梧兄！待我來與你細細分割。

我接到你的信，反覆沈思了三日，第三日之夜。我無目的底冒雨出走。當

冰 心 散 文

時只爲寸心如焚，要路路的解除軀殼上的苦痛，不想大自然竟輕輕的從月光中逗露我以造化的愛育！——沉黑的雨中，我上了亭子，我猛望見對岸的一靈不滅的燈光，我如受棒喝！讓我來告訴你這燈光的歷史罷：湖岸上一個人家，只有母親和兒子，一夜母親暴病，這兒子半夜渡湖去請醫士，昏黑中竟墜水不返。悲痛欲絕的垂危的母親，在病榻上立下誓願，願世世代代，自那時起，夜夜在她窗口點着一盞燈，指示她兒子以隔湖的歸路。不論她的兒子以靈魂，或肉體歸來，這一盞燈是永永臨照的，——這故事已過百年了，我也是一夜遊湖，無意中聽友人談到的，這兒子的形骸已沉泥土，母親的骨髓也已化灰塵；誰知道這一盞百年來長期不熄的愛的燈光，意救了那夜那時，立近懸崖已將墜落的

的我！

自此起此心定住，又猛覺到一身所在的亭子，也是友誼的愛的紀念建築——這故事你已知道，我不贅述——這茫茫的世界上，竟隨處留下了愛的痕跡！自此我如沉下酒池，如躍入氣海，如由死入生，又如由生入死。中夜以後，光景愈奇妙，苦雨之後，忽然明月滿天，造物者真切的在我面前，展開了一幅萬全的「宇宙的愛」的圖畫，那夜的湖山，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造物者怎知我正在歧路徘徊，特用慧力來導引，使我印證，使我妙悟？因着金字塔，而承認埃及王，因着萬里長城，而追思秦皇帝。對於未曾目觀的和我們一般的人物，以他們的工作來印證，尙且深信不疑地讚美了他們的豐功偉烈；何況這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宇宙，橫在眼前，量我們怎敢說天地是盲觸的，沒有絲毫造物的意旨？

我遊泛於自然的愛裏，月明下一片湖山，只我一人管領，我幾疑是已羽化登仙。直等到雲積雨來，纔又從沉黑中歸去，歸途中恍惚如夢。感謝上帝！這一瞥的光明，已抵我九年面壁！

冰 心
我還不自足，拼卻七日讀書的光陰，來到此痛苦呻吟的世界裏，孝起知我爲潛心思索而來，他在送我到此的臨行之前，珍重的握我的手說：「願你有大定力！醫院中往往使人生煩惱，因爲目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呻吟痛苦。」鍾梧兄！豈知此中更見出人類的愛！不提起了人類便罷，提起人類，使我感泣！

61
如你所說，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我爲着這一層更自十分歉愧，覺得有情溢乎詞的苦楚，因爲我還有痛苦的經驗。慰安你，或許駁你，都不能使你心服。然而卽是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

人類是不愛的！

先從宇宙說起罷，你說，「天地不仁，萬物芻狗」；然而爲何宇宙一切生存的事物，經過最不幸最痛苦的歷史，不死滅盡絕！天地盲觸爲何生山川？太空盲觸爲何生日月星辰？大氣盲觸爲何在天生雨雪雲霞，在地生林木花草？無數盲觸之中，卻怎生流轉得這般莊嚴璀璨？依你說爲「盲觸」，不如依我說爲「化育。」科學家枯冷的定義，只知地層如何生成，星辰如何運轉，霜露如何凝結，植物如何開花，如何結果。科學家只知其所當然，而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知其所以然！世界是一串火車，科學家是車上的司機，他只知只顧如何運使機力，載着一切衆生，向無限的前途飛走。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卻如同乘客，雖不知如何使這龐然大物不住的前進，而在他們怡然對

坐之中，卻透澈的了解他們的來途和去路。科學家說了枯冷的定義，便默退拱立；這時詩人，哲士，宗教家，小孩子却含笑向前，合掌叩拜，歡喜讚歎的說：「這一切只爲着『愛！』」

慚愧我沒有什麼精深的理解，來燃起你的死灰，我只追根溯源，從我入世的第一步着想，就已點着了熊熊的心靈之火！病中昏沉三日，覺得母親無一刻離我身旁，不絕的愛絲纏繞之中，鍾梧兄，就是從此我深深的承認了世界是愛的，宇宙是大公的，因爲無論何人，都有一個深懸極愛他的母親。

我的環境和你的不同，說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的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的一般，自此推想，你就可了解了世界。茫茫的大地上，豈止人類有母親？凡一切有知有情，無不有母親。有了母親。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於是

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鳥欣欣的唱着，雜花欣欣的開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獸欣欣的奔躍着，人類欣欣的生活着。萬物的母親彼此互愛着；萬物的子女，彼此互愛着；同情互助之中，這載着衆生的大地，便不住的紆徐前進。懿哉！宇宙間的愛力，從茲千變萬化的流轉運行了！

這條理，恐怕你也不忍反對。——十歲以前的你，是天真未漓的，十歲以後的你，是昏昧墮落的。鍾梧兄！我敢如此說！你爲着要扶持你的人生哲學，即能使你理論動搖的天性之愛，竟忍心害理不去回想追求，只用「幾乎忘了」一語，輕輕遮掩過去。然而你用了萬牛回首之力，也只能說到「忘了」兩字，不敢直斥爲「沒有」可憐的朋友，你已戰敗了！

固然的，天性之愛，我所身受的，加倍豐富濃厚；而放眼塵世，與我相似

的，又豈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憑窗下望，看見許多的父母，姑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來探視他們病中的關切的人，那些病勢較重的人的親屬，茫然的趑趄進出。雖然憂喜不一，而死生一髮之間，人類不能作絲毫之虛假，愛感於心，如響斯應。我看那焦惶無主的面龐，淚隨聲墮的樣子，更使我遽心然驚悟，遍地球上下千萬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鍾梧兄！誰道世界是不愛的！

文

感謝你的又一封書，繫鈴解鈴。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學是枯冷的，又與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來，也不爲負我。然而你又何必「當下即從鎮上趕來？」「何必」出院時一路嗟歎？」「何必」秋風中辛苦奔走？」「你既痛恨虛假的人類，你必不肯也不屑做那「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自欺欺人的事

。你來時不自知，歎時不自覺，可憐的朋友，我替你說了罷，你縱矯情，却不能泯滅了造物者付與你的對於朋友的愛。

因此，假如世界是盲觸的，是不愛的，你於世界有何恩意？便單生你一人，在世上，天不降雨露，地不生五穀，洪水猛獸來圍困侵逼，山嶺地穴去攀走飄流，世界也不爲負你。然而你竟安安穩穩的，有工可作，有書可讀的過了二十三年。我說這話，不免有殘忍的嫌疑。然而你試平心靜氣的回想，不是世界上隨處有愛，隨處予人以生路，你的脆弱的血肉之軀，安能從劍林刀雨的世界中，保持至於今日呢？

再退一步，辯論至此，已如短兵相接！縱使世界如你所說，是劍林刀雨淋漓刺人的世界；而因着還有一個鋒鏑餘生的我，便仍舊不能證明他是完全不愛

的。

一日有我在，一日你的理論便不能成立，我要化身作一根砥柱，屹立在這苦海的亂流中，高歌頌揚這不完全的不愛！

再退一步，已是退無可退，縱使我的理論完全是假的，你的理論完全是真的，爲着不忍使衆生苦中加苦，也甯可叫你棄你的真來就我的假。不但你我應當如此信，而且要大聲疾呼的勸衆生如此信。

文

我的朋友！你的理論也不是完全可以棄置的，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的確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斬情絕愛，忍心害理的個人，團體，和國家，正鼓勵着向這毀滅世界底目的上奔走。而你在迸出血淚之後，僅僅退守飯碗主義，在虛偽殘忍的人類中，只圖救自己於飢渴死

亡，這豈是參透一切的你所應做的卑怯的事！

攜起手來罷，青年有爲的朋友！願與你一邊流迸着血淚，一邊肩起愛的旗幟，領着這一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的人類，在這荊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向開天闢地的第一步上來！

我的話到此已盡！你試自向第一步心中去印證，可知是千真萬實，沒有半句虛假。七日的思想濾過了秋雨滴瀝之夜，秋風撼窗之夜，星辰滿天之夜，皓月當空之夜，夢影憧憧之夜，對花讀信之夜，自問自答，自證自疑，心潮幾番漲縮起落，僅而得此，請你不要當作自欺欺人的話語看！

現在再來回答你的一句枝節的話，甯可我愛天下人是三年前一時有感而作。考起何時拿去，我竟然不知，以致於呈露於你的眼前，這是我極引以爲悲惋。

歉仄的事。那篇不成文字，也更不是詩——我我的不幸，是天下人的不幸——願你忘了他。至於說對我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那更不足爲怪，連我都未曾十分了解我自己。我只是赤子之心，笑啼間作。你既是從活潑坦易方面認得我，就請你從這一方面認識我到底。

冰 心

明天回校去了，盼望不久能和你相見！

星如。一

散 文

這時湖面已漾着霞光，——他靜沉沉的疊起這幾張紙來，放在袋裏，眼光直穿出霞外。夕陽要下去了，要從東半球他屋前的樹杪上來。照見他的一切親愛的人！他凝望着天末。明天起要重新忙碌了，他決意在這時把妹妹的信也寫完：

第 66

「妹妹：

我病了七天，現在已經全愈，明天便出院了。病中未曾寫信，我不願以目前的小疾，累我的雙親和妹妹，數萬里外月餘日後的憂思。

重讀你的一遍，妹妹！我心已碎。生平厭惡「心碎」「腸斷」這類被人用濫的名詞，而爲着直覺，爲着貫穿天地的大愛，我不肯違心，不惜破二十年的舊例，今朝用他一遭！

誠然，母親不是我一個人的，往玄裏說，也不是我們兩個人的，是天下人的。你不許我隨便使她受感觸，妹妹，我甘作囚人，你爲獄吏，我願屈服於你的權威之下，奉你的話爲金科玉律，天經地義！往者不可諫，提起來，我要迸出痛悔的淚，然而又豈是得已！

「去國之音哀以思，」叔叔責我太無男子氣，我何嘗不也覺得羞愧？然而

我的去國，不是譴逐，不是放流，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爲求學而去的。白衣如雪的登舟之日，送者皆自崖而返，我不曾流下一滴眼淚！我反覆讀了叔叔的「去國剛三月」之語，更了解了自己。足見我原不是喜歡寫這類文字的，去國以後之音，纔哀以思。然而去國之前的我的生活，與去國之後的我的生活，至多只有一兩分更變，所不同的，就是離了雙親。

惟其如此，這男子氣纔拋擲得有價值，拋擲得對得起天地萬物，嬰兒上帝。雙親呵！我深幸二十年來，在萬事上作剛強的大丈夫，珍重的留下這一文

段氣概，爲你們拋擲！

爲着雙親，失了男子氣。妹妹，我願普天下男子都將這一段氣概拋擲了罷！我發這絕叫時，我聽得見神靈讚歎，我看得見天地萬物，在我足下俯伏

低頭！

雖然是可以剖肝瀝膽，究竟如你所說，不應使雙親傷心。我每次寫信，總是十分小心謹慎，而真性情如洪水，往往沒過我的筆端，我自恨爲何自己不能控制！——我要說我想家。寫的太真切了，一定使雙親深深的受了激觸。要說我不想家，雙親一定不信，或反疑到我不言的幕後，有若干的感傷。幾番停筆躊躇，至終反寫上些層層相因遊子思家的套話，我的心從來那有如此的百轉千迴過？你只以爲我任意揮毫，我的苦心有誰知道？也許只有母親能夠知道罷，我反覆地讀她的來信，看她前後字句之中，往往矛盾，往往牽強，處處發現了與我同經驗的痕跡，自慰慰我的言語中，含蓄着無限淒黯的意緒，最親密的話，竟說到最漠然的地步，然而，妹妹，究竟彼此都瞞不住，我知母親，母親知

我，——彼此都能推測得到呵！前日病中臥讀飲水詞，看到「關心芳字淺深難！」及「不禁辛苦況相關？」等句，看得我跳起來！古人的詩詞，深刻處那有一字虛設？不過應用於天性方面，我卻是第一人！

在最美的環境之中，時時的懷念最親愛的人，零碎的抒情文字，便不由自主地繼續產生了。淒測的情緒，從心中移到了紙上，在我固然覺得舒解了蘊結的哀腸。而從紙上移到雙親的心中時，又起了另一番衷腸的蘊結。在聰明正直的妹妹前，我自知罪無可道，我無可言說，從今後，只願你能容我改過自新！

你也許更要說我太柔情了，怎知和你的信同時放在桌上的一個朋友的信。

還說到人家批評我孤冷呢！我難道有二重人格？我只是我，隨着人家說去，無論是攻擊，是讚揚，我都低頭不理，我靜默的接受任何種批評，我自以為是謙

恭，而夷然不顧的態度中，人家又說我驕傲。然而我並不永人們的諒解！天文家擡頭看着天行走，他神移目奪於天上的日月星辰，他看不見聽不見人世間的一切，在他茫然仰天的步履之中，或許在人間路上，衝撞踐踏了路人，起了路人的怨懟，然而專注的他，又豈……

我應許你的琴兒，自然不至於失約。你的芳辰近了！我祝你在那天晨光晴朗，花香鳥語之中，巾幘飄揚的拜過雙親之後。轉身便來開視你萬里外的哥哥珍重贈送的禮物！妹妹，我如和你一般具有音樂的天才，則退隱的時間內，更不嫌寂寞了，病中七日，日日不同，夜夜不同，度盡了星月風雨。我心中無限柔靜與悲哀的意緒，要託與琴絲。而自去國後，就沒有像你的這麼一個人，能低頭舒腕，在我窗前揮奏！天下家人骨肉的結合，完全的何止千萬？而我們的

冰 心 散 文

家庭，對於我，似乎特別的自然而奇妙，然而也……只換了「別離」兩字！不許再說了，上帝助我！我須揮去額前的幻想，結束了縹渺的生涯，奮然轉身，迎接工作……」

的確底，斜陽已成碧，要再寫時也看不見了。他猛然的站起來，左手握着右腕，低頭看着几上沒有寫完的信，似乎想續下去，——一轉念，下了決心，忽然將手中的一枝金管的筆，激箭似的從窗內擲將出去。自己驚覺時，已是太晚！那枝數年來助他發揮思想的筆兒，在一逝不返的空間路上，閃閃的射出留戀的金光之後，便驚鴻似的無聲的飛入湖裏，漾起了幾圈溶溶的波紋——

他最後的寫不出的文字，已宛轉縈迴的寫在水上了！波紋漸漸平了，化入湖水。他仍癡立窗前不動。湖水被碧霞上下遮住的一抹夕陽，作意的粲然淒豔

。霞光中，一輛做蓬的汽車，繞着湖岸，對着他緩馳而來。車上彷彿坐滿了人，和司機並坐，向着樓窗揮手黑髮的青年，似乎便是孝起。

「生命路上英勇的同伴，已從光明中攜手來迎接了！」——他忽然如受日的雪人一般，無力的坐了下去，雙手抱着頭兒，起了無名的嗚咽。

六一姊

這兩天來，不知爲什麼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遊伴之一，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我卻着實的喜歡她，她也盡心的愛護了我。

她的母親是菩提的乳母——菩提是父親朋友的兒子，和我的大弟弟同年生

冰 心 散 文

的，他們和我們是緊鄰——菩提出世後的第三天，她的母親便帶了六一來。又過兩天，我偶然走過菩提家的廚房，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坐在門檻上。臉兒不很白，而雙頰自然紅潤，雙眼皮，大眼睛，看見人總是笑。人家說這是六一的姊姊，都叫她六一姊。那時她還是天足，穿一套壓着花邊的藍布衣裳。很粗的辮子，垂在後面。我手裏正着拿兩串糖葫蘆，不由的便遞給她一串。她笑着接了，她母親叫她道謝，她只看着我笑，我也笑了，彼此都覺得很靦腆。等我喫完了糖果，要將那竹簽兒扔去的時候，她攔住我，一面將自己竹簽的一頭拗彎了，如同鉤兒的樣子，自己含在口裏，叫我也這樣做，一面笑說：「這是我們的旱煙袋。」

我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當然我也隨從了，自那時起我很愛她。

她三天兩天的便來看她母親，我們見面的時候很多。她只比我大三歲，我覺得她是我第一個好朋友，我們常常有事沒事的坐在臺階上談話。——我知道六一是他爺爺六十一歲那年生的，所以叫做六一；但六一未生之前，她姊姊總該另有名字的，我屢屢問她，她總含笑不說。以後我彷彿聽得她母親叫她鈴兒，有一天冷不防我從她背後也叫了一聲，他連忙答應。回頭看見我笑了，她便低頭去弄辮子，似乎十分羞澀，我至今還不解是什麼緣故。當時只知道她怕聽「鈴兒」兩字，便時常叫着玩，但她並不惱我。

水天相連的海隅，可玩的材料很少，然而我們每次總有些新玩藝兒來消遣日子：有時拾些卵石放在小銅鑼裏，當雞蛋煮着。有時在沙上掘一個大坑，將我們的腳埋在裏面。玩完了，我站起來很坦然的，她却很小心的在巖石上蹴踏

了會子，又前後左右的看她自己的鞋，她說：「我的鞋若是弄髒了，我媽要說我的。」

還有一次，我聽人家說煤是樹木積壓變成的，偶然和六一姊談起，她笑着要做一點煤冬天燒。我們尋得了一把生鏽的切菜刀，在山下砍了些荊棘，埋在海邊沙土裏，天天去掘開看變成了煤沒有。五六天過去了，依舊是荊棘，以後再有人說煤是樹木積壓成的，我總不信。

文 散

下雨的時候，我們便在廊下「跳遠」玩，有時跳得多了，晚上睡時覺得腳跟痛，但我們仍舊喜歡跳。有一次我的乳娘看見了，隔窗叫進我去說：「她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天天只管同鄉下孩子玩，姑娘家跳跳鑽鑽的，也不怕人笑話！」我一聽說，也便不敢出去，次數多了，我也有些氣忿，便道：「

她是什麼人？鄉下孩子也是人呀！我跳我的，我母親都不說我，要你來管做什麼？」一面便掙脫出去，乳娘笑着擰我的臉，說：「你真個學壞了！」

以後六一姊長大了些，來的時候也少了。她十一歲那年來的時候，她的腳已經裹尖了，穿着一雙青布紮紅的尖頭高底鞋。女僕們都誇贊她，說：「看她媽不在家，她自己把腳裹的多小呀！這樣的姑娘，真不讓人費心。」我愕然，背後問她說：「虧你怎麼下手，你不怕痛麼？」她搖頭笑說：「不。」隨後又說：「痛也沒有法子，不裏叫人家笑話。」

從此她來的時候，也不能常和我玩了，只挪過一張矮凳子，坐在下房裏，替六一漿洗小衣服，有時自己紮花鞋。我在門外沙上玩，她只扶着門檻站着看，我叫她出來，她說：「我跑不動。」——那時我已起首學做句子，讀整本的

書了，對於事物的興味，漸漸的和她兩樣。在書房窗內看見她來了，又走進下房裏，我也只淡淡的，並不像從前那種着急，恨不得立時出去見她的樣子。

菩提斷了乳，六一姊的母親便帶了六一走了。從那時起自然六一姊也不再來，——直到我十一歲那年，到金鈞寨看社戲去，纔又見她一面。

我看社戲，幾乎是年例，每次都是坐在正對着戲臺的蓆棚底下看的。這座棚是曲家搭的，他家出了一個副榜，村裏要算他們最有聲望了。從我們樓上可以望見曲家門口和祠堂前兩對很高的旗杆，和海岸上的魁星閣。這都是曲副榜中了副榜以後，纔建立起來的，金鈞寨得了這些點綴，親瞻頓然壯了許多。

金鈞寨是離我們營壘最近的村落，四時節慶，不免有餽贈往來。我曾在父親桌上，看見曲副榜寄父親的一封信，是五色信紙寫的，大概是說沿海不靖，

要請幾名兵士保護鄉村的話，內中有「諺云『……』」足下乃今日之大樹將軍也，小草依依，尙其庇之……」「諺云」底下是什麼，我至終想不起來，只記得紙上龍蛇飛舞，筆勢很好看的。

社戲演唱的時候，父親常在被請參觀之列。我便也跟了去，坐在父親身旁看。我矮，看不見，曲家的長孫還因此出去踢開了柵前土階上列坐的鄉下人。實話說，對於社戲，我完全不感興趣，往往看不到半點鐘，便纏着要走。父親也藉此起身告辭。——而和六一姊會面的那一次，不是在棚裏看，工夫却長了些。

那天早起，在書房裏，已隱隱聽見山下鑼鼓喧天。下午放學出來，要回到西院去，剛走到花牆邊，看見余媽抱着膝坐在樓下臺階上打盹。看見我便一把

拉住笑說：「不必過去了，母親睡覺呢。我在這里等着，領你聽社戲去，省得你一個人在樓上看海怪悶的。」我知道是她自己要去看，却拿我作盾牌。但我在書房坐了一天，也正懶懶的，便任她攜了我的手，出了後門，夕陽中穿過麥隴，斜坡上走下去，已望見戲臺前黑壓壓的人山人海，賣雜糖雜餅的擔子前，都有百十個村童圍着，亂烘烘的笑鬧；牆邊一排一排的板凳上，坐着粉白黛綠，花枝招展的婦女們，笑語盈盈的不休。

我覺得瑟縮，又不願擠過人叢，拉着余媽的手要回去。余媽俯下來指着對面叫我，說：「已經走到這里了——你看六一姊在那邊呢，過去找她說話去。」我擡頭一看，棚外左側的牆邊穿着新藍布衫子，大紅褲子，盤腿坐在長板條的一端，正回頭和許多別的女孩子說話的，果然是六一姊。

余媽半推半挽的把我撮上棚邊去，六一姊忽然看見了，頓時滿臉含笑的站起來，嚷「余大媽這邊坐，」一面緊緊的握我的手，對我笑，不說什麼話。

一別三年，六一姊的面龐稍稍改了，似乎臉兒長圓了些，也白了些，樣子更溫柔好看了。我一時也沒有說什麼，只看着她微笑，她拉我在她身傍半倚的坐下，附耳含笑說：「你也高了好些——今天怎麼又高興出來走走？」

當我們招呼之頃，和她聯坐的女孩們都注意我——這時我願帶鉸一個人兒，我腦中常有她的影子，後來看書一看到苧蘿村和西施字樣，我立刻就聯憶到她，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她是那天和六一姊同坐的女伴中之一，只有十四五歲光景，身上穿着淺月白竹布衫兒，襟角上繡着卍字，綠色的袴子，下面在繫腿，桃紅繫青花的小腳鞋，頭髮不很青，却是很厚，水汪汪的一雙俊眼，又紅又

冰 心 散 文

小的嘴唇，淨白的臉上，薄薄的搽上一層胭脂。她顧盼撩人，一顰一笑，都顯得衆女伴的附和，那種娟媚入骨的丰度，的確是我過城市生活以前所見的第一美人兒！

到此我自己驚笑，只是那天那時的一瞥，前後都杳無消息，童稚爛漫流動的心，在無數的過眼雲煙之中，不知怎的就捉得這一個影子，自然不忘的到了現在。——生命中原有許多「不可解」的事！

她們竊竊的議論我的天足，又問六一姊，我爲何不換衣裳出來聽戲。衆口粉紵，我低頭聽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媽爲何就這樣的拉我出來。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靜的衣服，在紅綠叢中，更顯得非常的黯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聽得六一姊從容的微笑說：「值得換衣服麼！她不到棚

裏去，今天又沒有什麼大戲。」一面用圍攪着我的手撫我的肩兒，似乎教我擡起頭來的樣子。

我覺得臉上紅潮立時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輕輕的便爲我覺了圍。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一切的不寧都恢復了。我暗地驚歎三年之別，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練達人情的話，居然能庇覆我！

戀戀的挨着她坐着，無聊的注目臺上，看見兩個婢女站在兩旁，一個皇后似的，站在當中，搖頭掩袖，咿咿的唱。她們三個珠翠滿頭，粉黛儼然，衣服也極其閃爍華麗，但裙下却都露出一雙又大又破爛的男人單臉鞋。

金色的斜陽，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媽還捨不得走。我說：「從書房出來，簡直就沒到西院去，母親要問，我可不管。」她知道我萬不願再留滯了，

只得站起來謝了六一姊！又和四圍的村婦紛紛道別。上坡來時，還只管回頭望着臺上，我却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後悔爲何忘記吩咐她來找我玩，轉過麥隴，便彼此看不見了。——到此我熱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見！

回家來已是上燈時候，母親並不會以不換衣裳去聽社戲爲意，只問我今天的功課，我却告訴母親我今天看見六一姊，還有一個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動母親的心，母親只殷勤的說：「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幾年沒來了！」

十年來四圍尋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異國更沒有起聯憶的機會，但這兩天來，不知爲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這時一定嫁了，嫁在金鉤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鄰村去，我相信她永遠是一個勤儉溫柔的媳婦。

山坳海隅的春陰景物，也許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淒黯銷沈！我似乎能聽到那嗚嗚的海風，和那暗灰色浩蕩搖撼的波濤。我似乎能看到那陰鬱壓人的西南山影，和這山半一層層枯黃不斷的麥地。乍煖還寒時候，常使幼稚無知的我，起無名的悵惘的那種環境，六一姊也許還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拉鞋底，工作之餘，她偶然擡頭自籬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麼感觸。她決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決不能知道這時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樓之中，凝陰的廊上，低頭疾書，追寫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雜寫來，寫到此淚已盈睫——總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許多往事，已真切實現的浮到眼前來了！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二)

名家創作選本	一〇〇一	魯迅郁達夫等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五	張資平等著
名家散文選	一〇〇二	茅盾豐子愷等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六	高斯華綏等
英文學習法	一〇〇三	林語堂詹文滸等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七	愛倫坡等
兒童戲劇集	一〇〇四	本局編輯部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八	莫泊桑等
超人	一〇〇五	謝冰心著	近代英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一九	克萊斯特等
鄉間的悲劇	一〇〇六	塞先艾著	近代美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〇	吉百齡等
阿Q正傳	一〇〇七	魯迅著	近代法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一	劉易士等
野草	一〇〇八	魯迅著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二	法朗士等
地上的樂園	一〇〇九	盧隱女士著	近代德國短篇小說選	一〇二三	霍普特曼等
西施與昭君	一〇一〇	顧一樵等著	子愷隨筆	一〇二四	豐子愷著
荒地	一〇一一	方西著	聖陶隨筆	一〇二五	葉紹鈞著
文飯小品	一〇一二	周作人著	冬兒姑娘	一〇二六	謝冰心著
素十箋	一〇一三	陸晶清著	戀史	一〇二七	盧隱著
愛眉小札	一〇一四	徐志摩遺著	平屋隨筆	一〇二八	夏丏尊著
			蛤藻集	一〇二九	老舍著

春	風	一〇三〇	張天翼著
彷彿	集	一〇三一	魯迅著
吶喊	集	一〇三二	魯迅著
幽默文	選	一〇三三	林語堂著
朱湘隨筆	筆	一〇三四	朱湘著
新時代的舊悲劇	劇	一〇三五	老舍著
長明燈	燈	一〇三六	魯迅著
花邊文學	學	一〇三七	魯迅著
茅盾選集	集	一〇三八	茅盾著
自己的文章	章	一〇三九	周作人著
平屋雜文	文	一〇四〇	夏丏尊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1	選1	一〇四一	謝冰心等著
現代女作家小品選2	選2	一〇四二	蘇絲漪等著
蜜味的夜	夜	一〇四三	張天翼著
正在想	想	一〇四四	曹禺著
鵬子和騾子	子	一〇四五	魯彥著
塔的秘密	密	一〇四六	巴金著

遲	幕	一〇四七	郁達夫等著
懷	情	一〇四八	歐陽山等著
樹英集	集	一〇四九	諸名家著
惠澤公	公	一〇五〇	魯彥著
茅盾隨筆	筆	一〇五一	茅盾著
女兒心	心	一〇五二	落華生著
文珍	珍	一〇五三	林徽因等著
地藥	藥	一〇五四	寒穀等著
慘	霧	一〇五五	許傑等著
冰心散	文	一〇五六	冰心女士著
不	書	一〇五七	丁玲等著
橋	上	一〇五八	魯彥著
嚴肅的	活	一〇五九	張天翼等著
梅嶺之春	春	一〇六〇	張資平等著
平常的故	事	一〇六一	葉紹鈞著
春光不是她的了	了	一〇六二	葉紹鈞等著
初戀	戀	一〇六三	巴金等著

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

學校課本
運動器具

中西文具
各種掛圖

機關用品
教育用器

繪圖儀器
兒童玩具

中西書籍
風琴樂器

雜誌刊物
各種地圖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冰 心 散 文

冰 心 著

三通書局編輯部

代表人 中村正明

上海三通書局

代表人 中村正明

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通書局印刷所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

新 京 興 安 大 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

各大埠各大書局

代理店

分門印刷者
局市部者

編 輯 者
發 行 者

AS/

10/03/1-

